

surface



Ask Yourself

问孔子就是 问我们的内心

文 Interview & Writer_九月 September Jiang

图片 Pictures_张涓提供

张涓，中国最先锋的当代艺术家之一，1965年生于河南安阳，早期以自虐的行为艺术闻名艺术圈，近年来以著名的牛皮装置和香灰画成为众多收藏家和收藏机构的宠儿。

南条史生，国际著名的独立策划人和艺术评论家，现任日本东京森美术馆馆长。曾策划多项国际双年展，包括首届与第二届新加坡双年展、悉尼双年展、台北双年展以及威尼斯双年展等。

上海外滩美术馆的二楼展厅，一座巨大的硅胶仿真孔子裸体胸像浸泡在水池中，头顶着天花板，胡须浸在水池里。皮肤褶皱和老人斑历历在目。其左胸有一类似拔火罐的印迹，还会像心跳似的起伏。

这是当代艺术家张涓最新的个展——“问孔子”。除了二楼的巨大孔子雕像外，美术馆一楼大厅是“问孔子”的第一号作品，一幅巨大的孔子头像浮雕，材料是整张黑白相间的奶牛毛皮。三楼展厅内陈列了三件张涓最拿手的孔子香灰画作品，香灰的拜祭用途使其具备精神性的特质，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四到六楼的空间内是一件由树、机器孔子、罗汉床、铁丝网组成的装置作品。铁笼高达12米，笼子里，一个机器人孔子躺在一张9米长的金属床上，时而站起时而倒下，机械性地重复同一个动作。9只猴子被请来与机器人孔子“互动”生活。

作为一位知名艺术家，自2005年归国后，张涓已由行为艺术家成功转型为牛皮、香灰画和装置艺术家。这次，他也是利用这些形式不断建构他心目中的孔子形象。

“问孔子”是张涓迄今为止在国内最大型的一个个展，这次展览搬出孔子这一形象，是借提问这一姿态，反思人们在现代社会失去的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个展的策展人为南条史生。中日乃儒学同宗，基于怎样的共识诞生了此次展览？借展览之名，他们要完成怎样的追问？在这样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儒学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神反刍？一个日本人





与一个中国人眼里的孔子，又有着怎样的不同？以下为本刊专访。

S=surface

Z=张洵

N=南条史生

S: 二位是怎样相识的？为什么会请南条先生这样一个外国人来做这样一个传统中国题材展览的策展人？

N: 我首先了解的是张洵的作品，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他在东村时期就已经有一些成名作品引起了关注，接着2001年我邀请他参加了横滨三年展，我们就正式认识了。对于我们的生活，我父亲一直提这两个汉字：

“仁”和“德”，即儒家精神。我父亲在谈如何去管理一家公司、去理解社会或是居于一个家庭中时，都会围绕这两种精神。在日本的历史上，儒教总是引导民众如何在社会上做人。作为一个美术馆馆长，我总是思考如何去管理，用“仁”和“德”这两种思想去相信你的同事。

Z: 其实韩国和日本受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大，至少直到近代都是如此，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日、韩对孔子的了解更多。我觉得在日本这种儒家的思想没有中断过，所以会请南条先生这样一个虽然是外国人，但是也很理解这种思想的策展人来策划这次展览。

S: 为什么这次展览是问“孔子”？最想问的是什么？有答案了么？为什么不问“墨子”、“老子”或者其他入？

Z: 孔子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治国理念就是老实做人，别瞎搞。在现在这个信仰缺失的年代，我希望借用孔子来让人们反思失去的东西，探讨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质疑物质繁荣和技术进步对人类生存的意义，也是对近年来全球日益频发的自然灾害和文化冲突现象的反思和回应，如果孔子活在当下，面对我的问题，他也许会说，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所以孔子也拯救不了我们。

N: 首先孔子或者是儒家思想是很注重实用意义的，希望能够实现一个和谐社会，希望能够把个人愿望和社会和谐协调起来，我觉得这也是张洵先生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一个方面，也许他确实希望能够发现中国社会失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也希望能够扩展，让它也可以探索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所以其实问孔子就是问我们身处的社会，问我们周围的人，问我们的内心。





S: 展览中会用到猴子和白蚁这两种活的动物, 为什么会想到用到它们? 有区别么?

Z: 一般来说, 它们是一样的! 但是白蚁更具备组织能力和社会性, 而猴子更趋向于动物性本身。这两种属性是相辅相成的! 最基本的是我们的动物性, 而社会性取决于每个时代的发展。比如在中国, 我估计相信佛教的人占百分之六十, 基督徒为百分之十二, 剩下的人信仰其他宗教。所以今天我们的社会, 说要建立一个亚洲的思想体系, 我觉得不是一种思想体系, 而是要找一个信仰基础。中国今天面临的巨大挑战不是灾难、城乡差异、地产泡沫, 而是信仰的缺失。佛教、基督教都不属于中国本土, 那中国人的信仰到底在哪里? 信佛教、基督教、孔子还是共产主义?

S: 那么二位如何看待儒家思想? 它能提供信仰的基础么?

Z: 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孔子: 首先对于百姓来说, 他是君子; 然后对于文人来说, 他是圣人; 对帝王来说, 他是帮助统治者的军师。

N: 对于我来说, 宗教更多是关于生和死, 还有世界观。而儒家更关注社会。

S: 你们觉得艺术能为社会做些什么?

Z: 艺术对社会的发展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艺术是富人展示他们财富的玩具。大部分艺术家仍在为生存而奔波, 而当代艺术又被赋予了一种责任——揭露问题和提醒人们去关注社会问题, 比如环境、社会和生存。我觉得“问孔子”这个展览的目的不是解决问题, 艺术不能改变世界, 但是它可以提出问题, 帮助人们在一个更广的范围内思考未来。

N: 我也觉得艺术无法改变社会, 只能提出问题。所以我最近一直在考虑能不能用美学的方式去代替经济和实用的标准。所有的事物是否可以基于一种美学的方式去思考? 不去考虑一件事的对错, 而是去考虑美不美。比如, 孔子说过, 不要无畏地争斗, 要维持和谐。这个主张并没有逻辑关系, 而是一个避免争斗、实现美丽而和谐的理论。孔子的主张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美”的社会, 所以你可以以美学代替公正来提问, 这可能会改变社会。

